

小店事宴「主角」熠米

刘文洪



插图：斌 礼

回到村里暂住，在某个寂静的夜里，忽听得三声二踢脚的爆响，心想：这又是谁家红事宴上的熠米熠好了？熠米熠好后响三声炮，是家乡小店一带的喜事习俗。

熠米就是江米与大枣混合蒸熟而成的一种食物。熠米的第一道工序是“泡米”。遇有红事宴，主家提前一个月，便将来客大概人数传给赁铺的师傅，师傅熟稔米枣配比，脱口算出应准备江米、大枣若干斤，主家依令采购江米、大枣。提前几天从赁铺拉来疙瘩大瓮，将颗粒晶莹的江米倒入瓮中，再加清水淹没，盖上盖子，蒙上一层塑料布，用绳箍紧，静置于正房屋檐下，开始发酵。

江米发酵到事宴正式日子的前一天晚上，就进入第二道工序——淘米。去掉塑料布，掀开瓮盖，一股酸味弥漫在院落上空。一名帮工手持大竹筛，从疙瘩大瓮中捞满一筛，搁筛柄在瓮沿上控水，顺手捏几粒米，微微用力一捻，已成粉状，确认泡米成功。沥一阵子水后倒在另一个装满清水的盆中。第二名帮工接力，持竹筛从清水盆中捞起江米，再浸入水中，反复

多次，漂洗净酸味，再用力甩几甩，倒入下一个空盆里。

这时进入第三道工序——撒米。赁铺师傅隆重登场。在师傅面前，早有帮工放置好煤气灶，灶上架一大铝盆，往盆里加满热水，再在盆上扣一底部布满小拇指般粗细小孔的圆直筒。大师傅先是舀起泡得饱胀的红枣，均匀地撒铺在筒底，仔细检查一遍，确保枣将筒底的小孔堵住，之后一手持小竹筛，从米盆里一筛一筛地挖起江米，均匀地撒开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拨拉，直至软米把枣埋住、铺平；如此反复，直至将枣撒尽，蒙上最后一层米。师傅直起腰，把筒盖盖上，接下来就进入最主要的工序熠米环节。

熠米的环节风险最高。要精准控制火势，不时掀盖查看气情，如发现从表面腾起的热气不均匀，要找到出气少的那一处，拿竹条捅到底，直到有气从这里发出来，否则会出现夹生层。这种风险在我小时候尤为常见，那时的灶火是泥秸垒起的牛灶火，火力极不稳定——火大、火小甚至熄火，一旦干预不及时，都可能酿成“事故”，师傅丢了手艺，主家坏了心情，因此，熠米容不得半点马虎，现场要有专人不断加柴控火。如今有了煤气，火力可控，风险忽略不计，师傅从盖好盖子的那一刻起，就把一切交给了煤气灶，交给了时间，坐等大功告成。

米熠好了，放三声响炮，昭告全村。然后将米筒从灶上抬下，夏天放在大门洞里，冬天移至房内，筒外裹上一层棉被，进入“焖米”环节。第二天早晨，熠米口感始达到最佳。开盖第一铲熠米，要铲入事先备好的碗中，碗上再扣一碗，碗底贴上红纸条搭出的十字，供在祖先牌位前，事宴大幕正式拉开。

每每回村参加事宴，总见有一人坐在熠米筒边，见有人来，掀开桶盖，抓住插在熠米上的短柄菱形铁铲，左右各下切一铲，再从这左右切缝之间向下一铲一挖，顺利铲起一块熠米，铲子一翻，往碗里一扣，再在碗沿上一刮，熠米彻底入碗。

端一碗熠米坐在桌前，雪白的江米被红枣浸成微红色，吃进嘴里香甜软糯，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喜悦。

事宴结束了，主人将剩下的熠米，分成若干份，赠给来客。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，不管蒸熠米的方式更迭了多少代，但一层枣一层米、米埋住枣、枣撑住米的做法始终没变，香甜软糯的口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上留下了家乡永恒的记忆。

一点“孙”字，或与之同韵的几个常用字，如损、笋、樨等，有读“si”音的线索。最后，意外地在《新华字典》（第10版）中的“甥”字条下，发现了端倪。该字的第1义项“外甥，姊妹的儿子”，与我们的常识完全一致。但第2个义项，却是“（方）外甥，称女儿的儿子”，也就是说，在某些方言语境中，女儿的儿子，也可叫“外甥”。那么，我的家乡，是不是正好属于这一范畴呢？循此字例，再查李格非先生主编的《汉语大字典》（简编本），从“甥”字的字条下，竟意外得知，女儿的儿子称“甥”古已有之。其例句为：“《诗·齐风·猗嗟》‘终日射侯。不出正兮，展我甥兮。’毛传‘外孙曰甥。’”我所在的晋源区，是古晋阳所在地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积淀深厚，在当地方言中，仍保留着众多的古语词。如今看来，“甥”表外孙之意，也应该是一例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一片区域，姊妹的儿（女）称“外甥”，而女儿的儿子，从古流传下来，应该也称“外甥”。如今，“外孙”用来指女儿的子女，在书面上改过来了，但在口语上却延续了古音。这么一来，“外甥”与“外孙”，说出来就成了一模一样的“外si子”了。

然而，“外孙”与“外甥”，虽都是近亲属，但辈分不一样。因此，当囫圇地向人介绍“是我外si子”时，连介绍的人也觉着不那么明了、准确，故往往会再补一句加以说明。若对方是惯熟人时，直接说被介绍者父亲或母亲的名字，告知是“某某的孩子”。若对方不大惯熟时，则要说明是哪个姊妹或哪个女儿的儿子（女儿）。

娄烦气候多样，地形复杂，适宜多种鸟类生存。但大部分鸟或生活在原始森林，或只是在娄烦境内偶尔路过，极其少见。活跃在农家街道院落、田野地头的常见鸟类，如麻雀、喜鹊等不过二三十种。因为这些鸟与人朝夕相伴，人们就给了它们起了俗名，并且还流传了许多含有鸟名的俗话和民歌。

麻雀，俗称“雀(xuē)儿”。俗语“没尾巴雀儿冒高高”，意思是不自量力。蝙蝠，方言叫“夜蝙蝠”。俗语“家雀儿跟上夜蝙蝠飞”，意思是自己本来没本事，却要跟有本事的人看样学样，结果吃力不讨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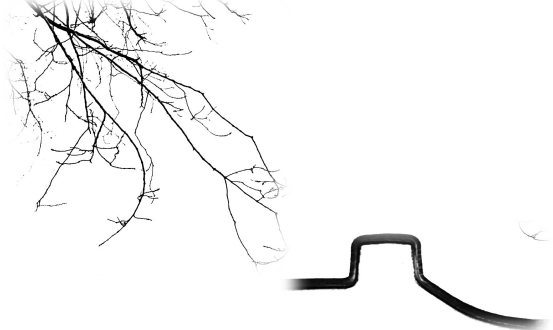
喜鹊，俗称“鸦(è)鹊子”。俗语“鸦鹊子夺了凤凰的窝”，比喻原本不起眼的角色占据了重要位置。儿歌：“鸦鹊子喳，尾巴长，娶过媳妇忘了娘。把娘背得喂了狼，媳妇坐在炕头上。”讽刺不孝顺父母的逆子。

斑鸠，俗称“咕咕鹁”，因模拟斑鸠“咕咕”叫的声音而得名，俗语“咕咕鹁鸪褐老(纛鼠)，一对子灰爬场”，说共事双方都不是好人。

方言俚语

娄烦方言中的鸟名

张贵桃



杜鹃，俗称“种谷鹁”。俗语“种谷鹁白脑心，吃了他娘不领情”。传说种谷鹁雏出窝时要把孵化它的雌鸟吃掉，人们用这句话讽刺不孝顺父母的子女。

老鹰，方言叫“饿老鹁”。俗语“饿老鹁不该吃草，半路逮住鸪褐老”，意思是天无绝人之路。

鸽子，俗称“鸪(方言读mù)鹁”。民歌：“一对对鸪鸪绕天天飞，你不是绕哥哥你绕谁？”是青年男女调线时唱的小曲子。

乌鸦，娄烦的乌鸦常见的有两种，一种通体黑色的俗称“黑老鹁(方言读wā)”。于是俗话中就有了学名和俗名同时出现的现象。学名如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，比喻世间普遍的丑恶现象；俗语“黑老鹁还笑话猪黑哩”，比喻自己和别人差不多，带贬义。还有一种红嘴红腿腿的俗名叫“鸦(àng)儿”，也叫红嘴嘴鸦儿。

猫头鹰，俗称“鸱(xùn, 方言读xìn)鹁(hū)”。只在夜里活动，爱吃腐尸。据说人到临死时，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气味，鸱就循着这种气味而来，发出“嘎嘎嘎”的声音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俗话说，听到鸱叫不吉利。

啄木鸟，俗称“嘣树鹁”，以描摹其在树干上捉虫的声音和形状而得名，很形象，它爬在树干上“嘣嘣嘣”几下就把虫子啄出来了。

黑鹁，俗称“捞鱼鹁”，因其会捕鱼而得名。捞鱼鹁脖子很长，以方便水中捞鱼。所以民间常送脖子长的人一个“捞鱼鹁”的绰号。

燕子，俗称“燕儿”，是与人很亲近的鸟，孩子们最喜欢。有儿歌：“燕儿燕儿摆溜溜，青衫衫，红袖袖。提上包包点豆豆，点下一包两袖袖。”因为燕儿清明前后来娄烦，正是春耕开始时，所以儿歌中把欢迎燕儿到来与点豆豆融为一体。

大雁，俗称“雁(方言读niàn)”。俗语“雁孤一世，燕孤一夜”，两字读音不同，分得很清。雁在春秋两季路过娄烦，排成“一”字或“人”字形队伍。孩子们看见雁来了，就举手指着雁阵喊：“丑乱雁！丑乱雁！”竟真把雁阵喊乱了。待孩子们停止喊后雁子又恢复了原队形。

鸟是人类的好朋友，漫步田野，聆听百鸟歌唱是一种享受；静坐书桌，探究鸟名鸟性，同样能领略到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”的乐趣。

说说“外si子”

郝妙海

在我的家乡，今太原市晋源区，当有人向你介绍某个小孩或某个青年“这是我的外si子”时，你能确定他（她）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吗？这个被介绍的人，既可能是介绍者姊妹的孩子，还可能是介绍者女儿的孩子。若是前一种，被介绍者应称呼介绍者为舅舅、妯子，或是姨姨、姨父。而若是后一种，被介绍者应称呼介绍者为姥爷或姥姥。也就是说，前一个“外si子”，应该是外甥，后一个“外si子”，则应该是外孙。

晋源方言中，“甥”读“si”的音，似乎很好理解。因为，这样的佐证太多了。例如，同样在普通话中读“shēng”音的字，像“升”，作为量具时，当地就叫“si子”或“半si子”。“声音”，说出来，是“si音”。而“绳子”，说出来是“si子”。“剩下”“剩饭”的“剩”，说出来同样是“si”。“有些学者将这种一个字有两种读音的现象叫作“文白异读”。即同一个字，古音白读，今音文读。甥，也应该是属于这种情况。即古音是读si，今音却应读“shēng”。在晋源地区，延续至今，“甥”，依然读古音，即“si”。

然而，我仔细搜索记忆，并查阅了能找到的所有与方言、俗语有关的书籍资料，却没有找到任何